

张欣
——
经典小说——

深喉

张欣·著



人的一辈子
就是抵御各种欲望和诱惑的过程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张欣·著

深喉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深喉 / 张欣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
(张欣经典小说)
ISBN 978-7-5360-6893-3

I. ①深…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4376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 懿 张 旬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深喉 SHEN HO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25 2 插页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当代都市小说之独流

(总 序)

雷 达

有人这样描述张欣的小说：迷离的辉煌灯火，横流的泛滥欲望，深藏的扭曲人性，悬疑的山重水复，渺茫的爱情追求……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张欣的世界，游走其中，不免为其所困，乃至神形俱失——显然，这样的描述有失浅表。不能认为只要抓住了欲望、白领女性、都市化、传奇性这些元素，就算抓住了张欣创作的要领。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说过，张欣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张欣善于充分揭示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并把当今文学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到一个新高度，她始终关怀着她的人物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中的灵魂安顿问题。在她当时的一系列中篇小说里，不仅写出了南国城市烦嚣的物化景观，而且写出了大众文化元素无所不在的渗透；不仅写出欲望这头怪兽对所有人的操控，而且写出欲望背后人对终极关怀的诉求；不仅始终以男欢女爱的爱情主题作为构思的原件，而且通过商战背景下，一个个“痴情女子负心汉”或

是彷徨迷惘花无主的感伤故事，表达着对超功利的人间真爱的强烈渴望。张欣的更为独特之处还在于，她的语言建构了一种契合都市语境的特有的抒情风格，一种古典美与现代流行话语相糅合的情调，打造出一种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时尚化写作模式。于是，在当时新都市小说初兴的大小作者中，张欣是个独特的存在，为市民读者所喜爱。她有如一脉生机勃勃的独流——称其为“独流”，并非多么异端，而是她保持了自己的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独立不羁，为别人所无法替代。

不可否认，张欣确有题材意义世俗化、结构方式通俗化，以及人物选择白领化、中产化等类型化特点，张欣小说中少不了都市小说的一些共性元素，那如梦的情景、物象的铺陈、欲望的膨胀、食色的细述、流行的语汇，但这又怎么样呢？世俗化恰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是对教条和僵化的反拨；而通俗化则是她的一种审美选择。然而，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张欣尚被看作新都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那么近些年来，随着张欣创作由相对静态转向激烈动态，由闺房甚至直接切入了黑社会，由人性善转入人性恶，她似乎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大众读物写作者，一个社会事件的猎奇者，一个偏向惊悚的通俗小说作家了。有评者对她渐渐丢弃了早期的空灵飘逸和小资优雅，以及抒情和浪漫的笔调深表遗憾，认为是一种审美上的丧失和倒退，离纯文学远了。事情是否果真如此，究竟应该怎么看？

我认为，从主导的方面看，张欣已从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形的叙事模式中跳了出来，不再是“深陷红尘，重拾浪漫”，也不再是白领丽人的怨而不怒，而是向着生活的复杂、尖锐和

精彩跨出了一大步，不惮于直面丑陋与残酷，不惜伤及优雅，遂使她的都市小说的现实感、社会性容量、人性深度、心理内涵都有了明显增强。应该说，张欣新世纪以来的多部长篇，是向着两个向度发展：一是对巨大精神压力和都市变态人格的正视，强化了对人性深度的精神分析；一是向着社会结构和公共领域拓展，多以司法案件、新闻事件为由头，探究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幽暗空间里人性的光怪陆离，寻求正义的呼声。

异质的畸形女性形象是张欣近作中的一个亮点。说实话，我对所谓的女权主义一直心存疑虑，有些问题，越是过分强调，越有可能伤及自身。这样说并非因为我是男性，而是我看到一些女性，尤其是性格过于强硬的成功女性，她们承受了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其艰辛可想而知，她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却严重缺损。张欣的《锁春记》让我又一次遭遇了她们。她们仿佛的自我诉说，又仿佛在无奈追问。《锁春记》是张欣关于女性自身的一部心经。张欣说：“我们终将发现，对手来自内心。”这部作品着力塑造的三个女性，她们都是优秀的，她们的生命轨迹却不寻常，而且心灵在不同的境遇中发生了畸变，最后一个结局凄凉。在外人眼中一向幸福的佳偶庄世博与查宛丹，之所以出了问题，原因或许很多，最直接的原因却是庄世博的妹妹庄芷言从中作梗，生生地拆散了他们。芷言一直守在哥哥身边，她不能容纳哥哥身边的任何一个女性，查宛丹的无言退出和出走，叶丛碧的无声忍耐和相守，都是因着对庄世博的爱。叶丛碧最后意外离开人世，庄世博无法收场时芷言又承担了一切，然而，貌似内心强大的芷言最终却选择了自杀。她是一个

彻底的失败者，她的秘密便是禁欲式的“锁春”，深爱丛碧的净墨窥到了她的秘密，净墨的厌恶是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她心上。一个优秀的女人最终像一片羽毛一样随风飘逝。《锁春记》的文本是错综复杂的，但却有如《红楼梦》的一个枝杈，三个女性的人生和命运都是绕着一个男性所展开。

在《锁春记》中，值得注意的是张欣转换为男性视角对女性命运的一些思考。庄世博其实是深爱他的第一任妻子查宛丹的，但是，面对一个击剑者、一个在生活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妻子，他多少失去了自信，以为妻子一直暗恋别人。所以，当他一旦遇到较为世俗而简单的叶丛碧时，便感到了放松，自己很清楚，放在过去他是不会喜欢她的，但现在不同了，他劳累的心需要轻松与体贴，这一切是查宛丹所不能给予的。女性的过于强大必会带给男性无穷的压力吗？现代社会那些优秀的女性，其实反过来承担着比普通女性更大的来自社会和男性的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向给我非常温暖印象的张欣，会选择一种较为极端的人物来完成她有关女性的心经？依照她在《幽闭》一文中的说法，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已经幽闭和麻木得太久，但她仍然期待着有一天把坚冰打破，让万物花开。

揭示深藏着的人性的复杂与诡谲，直面变态人格，是张欣在观察都市精英人物时的另一出彩之处。张欣曾说：“病态的都市恰恰隐藏最复杂、最不为人知的人物关系，隐藏着让人心酸的哀怨、感慨和心悸的插页。张爱玲也说过，人生如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读《锁春记》不期然地与萨特的那句名言相遇：他人即地狱。其实，庄世博完美的外表下隐藏的是

一个自私的男人的灵魂，他对叶丛碧只是需要，而非爱情。叶丛碧出事后，他选择了逃避，而非面对。时时守护着哥哥的芷言觉得哥哥有病了，甚至为他去咨询心理医生，得到的诊断是没有病。她不解。事实上有病的人正是她自己，在庄世博的生活中，庄芷言扮演了父亲、母亲、妻子的多重复杂角色。她一直压抑自己作为女性的正常欲求，对男人没有兴趣，不想结婚。她的生活是“没有春天”的。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这一对兄妹的精神和性格形成可以在他们的童年经验中找到原因。我们在不止一部中外作品中读到过恋母或弑父的情结，读到过可怕的占有性的“母爱”，却还不曾见识过像庄芷言式的专制的兄妹之畸情。或许芷言也如张爱玲笔下的七巧，戴着黄金的枷扑杀了好几个人，也辟杀自己，全是原本和她最亲近的人啊。最后那残酷的结局证明，芷言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她得的是微笑忧郁症。

张欣近作中最令人震惊的人性故事藏在《不在梅边在柳边》之中，这部作品的内容已经不能用都市来框范，它直指人性中那些由童年经历而来的难以磨灭的斑斑伤痕和深刻存在。外形美艳、气质高雅、才干出众的女性梅金是个好妻子、好儿媳、好妈妈，这样的女性是众人艳羡的对象。其实，她从小到严重大造假，为生计所迫时她做过三陪小姐，还与自己的整容医生冯渊雷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性关系。梅金对重男轻女的家人们的仇视甚深。另一人物蒲刃，学术生命旺盛、气宇轩昂，举止上俨然树仁大学的一道风景，有明星般的辉光，人又未婚，颇类完美。可谁知道，这个人却有着对亲生父亲的无比仇恨，表面

上孝顺无比，背地里一直在给父亲慢性投毒，最后与父亲同归于尽。这两个人的内心不能简单用恋母或弑父情结来阐述，他们两人表面上区别极大，本质上却相通。儿时过于贫困落后的生长环境，家庭暴力中的成长经历，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求，和最后的一塌糊涂的失败，均如出一辙。背负着背叛朋友的重负的冯渊雷表面上深爱妻子乔乔，实际上与其他女性有染；蒲刃面临巨大压力，通过与高级妓女小豹姐一起过夜来排解……尽管产生所有扭曲人性的土壤是儿时的黑暗经验，但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性，仍不免让人产生绝望之感。

张欣的另外一些长篇则借助新闻性社会事件来展开。《沉星档案》以电视台女主持人公寓遇害案为切入点，引出一个黑道人物——贺少武。《深喉》以某大都市报业竞争为背景，涉及多重不为人知的黑幕交易。它们绝不是对新闻事件的形象化爆炒，而是表达了作家对隐藏在城市深处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深沉思考。《深喉》凝聚了都市报纸行业的竞争、司法界的某种深层腐败，以及人们对正义和道德的苦苦追寻等元素，使之既是一部畅销作品，又具有相当的思想道德价值。《深喉》表层的主人公是追求正义和真理的《芒果日报》名记者呼延鹏，他年轻气盛，有很强的责任感，为张扬正面精神价值不惜冒生命危险，以至身陷囹圄，饱受摧残后几乎失语了，只说“自由真好”。但实际上，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深喉”。“深喉”是谁，在何处，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喻示，但我们却能感到“深喉”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是所谓的“上面”的那个人吗？显然不是。是徐彤吗？是，又不是；是槐凝吗？也是，也不是。“深

喉”，就是事件背后所发出的那个更深层的声音。有时候，“深喉”是确切的一个人，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象征、一种信念，是传递正面声音的喉咙。《圣经》上说，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深喉”就是要引作品中有正义感的呼延鹏等人走过那道窄窄的门，通向其漫漫而修远的路途的人。这就是张欣的都市悬疑小说的意义所在。人总在不懈地追寻着正义，哪怕是隐约的、渺茫的、潜在的。继《深喉》之后，张欣又有长篇《用一生去忘记》问世。文笔十分鲜活，其最大的突破在于塑造了何四季这个新鲜的农民工形象，的确很少有人以善恶同体的复杂去写一个农民工。

张欣最近说，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我想写现实、写人性，我希望我自己的作品能够直指人心，表达了她希望更深广地拥抱现实生活的心愿。诚然，张欣的近作中确实丢失了一些柔情似水的浪漫，她由婉约转向了冷峻。作为现代都市的书写者，张欣总要扩大自己的世界，总要正视“恶”的作用，总得尝试新的写法。她正在探索中。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在张欣究竟算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以及孰高孰低之类，在今天没有绝对的“纯”。关键要看，一个作家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她的时代及其心灵史。

第一章

呼延鹏有他自己的线人，这些人分布在他认为重要至少也是不容忽视的位置上，不知会是什么时候，子夜或者清晨，他们向他提供线索，以满足他的需要。当然这样一来，呼延鹏就必须拿出大量的时间分批分期地陪这些人泡吧、吃饭、聊天；把演唱会、音乐会或者月饼票之类的东西颇显随意地送到他们手上，有时一个信封就值八百块，呼延鹏喜欢这种形式，而不是提着礼品盒到处乱串，那就太像仅为半斗米就折腰的小人物了。

作为《芒果日报》法制版的记者，呼延鹏觉得有人给他爆料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料，那他写什么呢？难道让他像埃塞俄比亚餐厅的厨师一样，把空盘子端给客人吗？！

那些花花绿绿的票都是娱乐版的人送的，什么周华健啊梅艳芳啊，国产交响乐团告别金色大厅回国路过临时加演，总之这些演出都派上了用场，月饼票是报社的福利，把福利变成人情，也是一笔上算的交易。

呼延鹏虽不是剑眉星目，倒也受看，他不是那种美得让人厌烦的男人，确切地说是五官端正的平常人有一点气势和素质罢了。另外他干净，又是一身布衣，这种人又能坏到哪去？呼

延鹏毕业于北京人民大学新闻系，别的暂且不提，只说他大二时便有报刊重金请他去做兼职主编就足以显现他的实力所在，尽管是一本时尚休闲杂志，那也不是有手有脚就能干的，对不对？所以当年《芒果日报》的主编戴晓明亲自到北京挑人，独具慧眼地相中了呼延鹏，那时的呼延鹏年轻气盛，一心要留在皇城根下讨生活，对于南方香蕉苹果之类的报纸视如手纸，又听说这张报纸在若干若干年前还是以当地地名贯称，后来毛主席那一年把别人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亲手送给了工人阶级，为了纪念这件极有意义的事，这张报纸便改名为《芒果日报》。对于这样的奇闻，呼延鹏听起来无异于茶馆里的说书人语。

不过，在与戴晓明的一次长谈之后，呼延鹏突然就决定南下，因为他觉得戴晓明这个人极有胆识，又独具个人魅力，在人治现象不可改观的中国，跟对了人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南方人欺生，加之无论什么报纸都是党的喉舌，哪会跟你玩什么个性？所以一时间，呼延鹏有点乏善可陈，当人们看到戴主编像捧着一株君子兰似的捧着呼延鹏，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中看不中用，是戴晓明旗下的男花瓶。

然而，戴晓明当年的思贤若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经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不到四十岁便掌接《芒果日报》总编辑的帅印，属于正儿八经的厅局级干部，是中国媒体圈内少有的嘴上没毛就坐上高位的少壮派。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位置也并非人人惦记的金交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芒果日报》的发行量只十万份，所谓三千多万的固定资产也无非是些

破楼破印刷厂，年年等着政府拨款惨淡经营，如同一艘陈旧、超载又吃水很深的轮船，随时可能商海沉没。

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戴晓明上任时，他面前就耸立着两座高峰，一座是《南中国大报》，这是一张伟大、光荣、正确的报纸，又是一份让人踏实的报纸。它的掌门人是满头白发的老报人方煌，方煌坐在旗舰上，自知南报不可能赚回真金白银，报纸要生存，报人要发奖金，于是他便以南报为母报，派生出一系列子报，其中有在政治方面相当新锐的《精英在线》，有面向白领的《经济导报》，还有市民喜欢的《星报》和《花鸟鱼虫》，总之这些小舰队在旗舰前面横冲直撞，奋勇拼杀，完成旗舰难以完成的使命，目标就是直逼市场，赚钱，赚钱，赚钱。有人说坐在旗舰上的方煌如果再摇个鹅毛扇，便是报界的诸葛亮了。

另一座高峰便是《花城晚报》，晚报是靠多年打磨经营出来的一块金字招牌，她和蔼可亲，不是总板着脸孔，还常常登一些情感伦理方面的上乘之作，同时集雅玩、情趣、享受于一体，俨然一个生活大师，是民众心目中的老字号。所以晚报虽然没有子报，却也活得一枝独秀，发行量居首，还有外省的印刷点，其江湖地位稳如磐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戴晓明除了高山仰止，谁也想不出来他还有什么出路，你说他不思贤若渴还能干什么？

当一个人前有大山后无退路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故事了。

不过，呼延鹏到底是可造之才，短短的几年间，他和《芒果日报》一起成长，终于洗刷并打碎了自己的花瓶形象，成为

报社重要的采编人员之一，当然也是戴晓明智囊团的主要成员，虽不能算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早已不是涉世尚浅只有青春痘的毛栗子了。

中午吃饭时间，呼延鹏在办公室接到透透的电话，透透用命令的口气说：“现在就出来，请我吃饭。”

呼延鹏道：“我都吃了半截子了。”他手上的确拿着难以下咽的盒饭。

透透道：“请、我、吃，我管你半截子不半截子。”

呼延鹏道：“要不晚上吧。”

透透道：“我叫你现在自然有现在的道理，我这儿有料，我给别人，那就不是一顿饭的事了。”说完就要挂电话。

呼延鹏不敢怠慢，忙不迭地央求透透吃他的饭，透透哼了一声道：“我没看错，就知道你是这种势利小人。”说完就收了线。呼延鹏给骂得心里七分暗爽加三分舒坦，顺手把盒饭丢进了垃圾桶。

透透是时尚版的记者，同时又是那种叫男人无法拒绝的女孩，她不仅漂亮，而且可爱，身材又无可挑剔，整个人像漏汁的蜜桃。她是音乐学院学古筝的，你说跟新闻有什么关系？可她就能毫无争议地进报社。无怪乎延鹏的同学洪泽说，漂亮女孩一生出来就等于拿了博士后的学位，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本来，呼延鹏对洪泽的话也是不以为然，他认为人这一辈子靠的还是真才实学，女人也一样。洪泽说，你怎么知道漂亮女人就没有真才实学？人家雷透透长得仙女一样，不仅能做报纸，还能在青竹溪水旁弹古筝，就凭这一点得气死多少真正意

义上的女博士后？你还要什么样的真才实学？说得呼延鹏无言以对。来报社后不久，呼延鹏和透透便被称为《芒果日报》的金童玉女，对此，呼延鹏并没有特别在意。

可是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透透突然来到呼延鹏的办公桌前，在“嗨”的同时两手一拍桌子，呼延鹏一抬头，见透透穿一件白背心，脖子上绕着奇奇怪怪的挂件，下面是毛边的牛仔短裤，半长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夹在脑后，脸上没有妆，只有密集的小汗毛。她说，我的钱包丢了，给我点钱我坐车回家。她说的是给，根本没有说借，呼延鹏也搞不清自己怎么会这么乖地拿出钱包，抽出两张钱递给透透。透透拿了钱，头也不回地走了，办公室的人都有些羡慕地看着呼延鹏，仿佛他得到什么最高奖赏似的。也就是在这一天之后，呼延鹏就有点喜欢透透了，他喜欢透透以后，就在透透面前酷不起来了。

透透喜欢吃日本餐，呼延鹏便请她吃平田料理。席间，透透说她意外地听说六年前曾经轰动全国的翁远行杀妻毁容案居然查出了真凶。这使得呼延鹏差点没被嘴里的乌冬面噎着，当即兴奋到心血管扩张致使他捂住胸口连说了两遍让我冷静一下，让我冷静一下。

回到报社，呼延鹏便一头扎进资料室，他找出六年前的报纸，确切地说是六年半，当时已是岁末，这则杀妻分尸案的案情并不复杂。翁远行，男，一九六八年生人，在一家合资公司任部门经理。某日晚，翁远行因琐事与妻子卞丽莎发生口角，便摔门离去，十点钟左右，卞丽莎的妹妹发现姐姐惨死家中，面部青紫并被砍有数刀，全身布满瘀痕。经法医鉴定：死者头

部被硬物击中，同时被按住后颈部导致窒息而亡，但死者生前没有受到性侵犯，其家中的贵重物品也无任何损失，致使警方对凶手的行凶动机茫无头绪。两周后，翁远行作为最大的嫌疑犯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的证据是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两枚带有血迹的烟蒂，其血型与翁远行相同，同时验出死者指甲中的二百六十九条纤维中，有七条与翁远行的一件西装纤维相同。三个半月以后，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翁远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该案之所以轰动全国的原因是，二审维持原判又在四次被驳回上诉之后，该案律师徐彤执着地为死囚奔走，以在无目击证人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能成为证据链为由，恳请高院枪下留人，关键时刻最高法院紧急签署暂缓令，在枪响前的四分钟留住了翁远行的性命。

这样的拍案惊奇只有在古戏文中尚可一见，自然是所有报纸要闻版的头条，巨大的黑体字都相当抢眼，同时配发了不同角度的照片。翁远行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有后续消息传出，翁远行后来被判了死缓。

了解完所有的前史，呼延鹏心中有些愤愤不平，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他的线人没有一个给他打电话，他们可都是在公检法部门工作，推说不知道是不能成为理由的。要不是雷透具备克格勃的素质，那他就瞪着眼睛读别家报纸的重大新闻吧。

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呼延鹏回到办公室以后，便分别给他的线人打电话，令他想不到的是，这些人就像是约好了一样，

都是吞吞吐吐的，不愿说这件事，其中有一个还埋怨他说，你怎么把电话打办公室来了?! 说完就收了线。后来这个人用手机打来电话说上面不让提翁远行这个案子，说出去的人按泄密论处。呼延鹏说上面是哪个上面? 线人说那你就别问了，反正今天开会前，顶头上司先骂了一通媒体，足足骂够了半个小时，说坏事都坏在他们头上，又没有职业操守，说话又严重不负责任，凡事没有不夸大其词的，唯恐天下不乱。大伙当然也跟着一起骂，整个就是一个无良报人投诉会，就差没把桌上的报纸扔在地上踩两脚了。之后便宣布纪律，而且还说了一些谁把事情说出去定会追查到底的话，所以你也就什么都别问了。

挨骂倒没什么，哪张报纸不是被骂大的，如今这年头，你赞扬谁，人家也是当骂来听。只是按照呼延鹏的本意，真凶被抓到了，翁远行又没死，他做一个独家报道，这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干吗有关部门要这么讳莫如深呢?

于是，呼延鹏的好奇心上升的速度超过了体内涌动的荷尔蒙，他想，说不定就这件事能挖出点什么来，这是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惯常思路，呼延鹏也不例外，他在脑海里迅速地张开自己的关系网，其中有一个线人在公安局工作，他们的私交不错，而这个人唯一的毛病就是酒后大嘴巴。

呼延鹏马上给这个人打了电话，除了寒暄什么都不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这个人答应晚上跟他去星巴克喝酒。呼延鹏心想，这下可齐活儿了。

下午四点多钟，戴晓明从部长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虽然他